

◎ 何岩 著

没正经的东西

当狼爱上羊 当色狼遇上女妖 当爱上羊的狼遇上爱上色狼的女妖 爱与被爱 追逐与离弃 相守与背叛

NO DECENT THING

北方文艺出版社

◎何岩 著

没正经的东西

当狼爱上羊，当色狼遇上女妖，当爱上羊的狼遇上爱上色狼的女妖，爱与被爱，追逐与离弃，相守与背叛

N O D E C E N T T H I N G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没正经的东西 / 何岩著. — 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08.8

ISBN 978-7-5317-2331-8

I. 没… II. 何…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 125249 号

没正经的东西

作 者/何岩

总 策 划/周艺文

图书主编/简以宁

责任编辑/李庭军 王佳欢

装帧设计/李小清

出版发行/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街26号

网 址/ <http://www.bfwy.com>

邮 编/ 150020

电子信箱/ bfwy@bfwy.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

开 本/710mm × 1000mm 1 / 16

印 张/18

字 数/240千字

版 次/2008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 价/25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质量服务承诺：若发现缺页、错页、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可直接联系承印厂调换，服务电话：0731—2801361

目录

CONTENTS

1. 终于熬出头了	001	21. 珍爱莲三姐妹嘲弄的猪八戒	065
2. 黑道白道的人都认识	004	22. 她——绝对就是个妓女	069
3. 造诣还挺深	006	23. 裸体真好	072
4. 你咋能害我对我女友不忠不义	010	24. 出水芙蓉	075
5. 堪称嘭之绝唱	014	25. 当然只爱你一个了!	078
6. 佛啊,你叫我如何阿弥陀佛啊!	017	26. 你这人怎么这么混蛋啊	081
7. 他能用钱砸死你!	020	27. 这 TM 一定是个智障	085
8. 衷心地希望他们白头偕老	022	28. 还是我的好呀	088
9. 意不意外,开不开心?	024	29. 一副大灰狼要吃小红帽的德行	092
10. 我家“政府”突然造访	027	30. 白骨精暴打美猴王	096
11. 小样,还知道护食儿了	031	31. 把我当成鱼水煮了吃	099
12. 我,恨啊!	035	32. 莫名的大度让我后怕	102
13. 糟糠之夫也是不可弃的	039	33. 你真不懂女人!	106
14. 欲盖弥彰	042	34. 还没喝到轻易失身的地步	110
15. 除了那事儿,世界就没别的了	045	35. 坏了,出事了	113
16. 我每天都与这条美女毒蛇共舞	048	36. 把大兵瑞恩给拯救出来了	117
17. 你咋开始作践自己了	053	37. 她要还是处女我就是武林盟主了	120
18. 谢谢你!你真不错	056	38. 对方已挂机	123
19. 天上人间!	059	39. 连女人这种原材料都得进口	127
20. 瞬间消失的无影无踪	063	40. 我要回去!	131

41. 爱的宣言	134	65. 雪狐狸	207
42. 整个一纯洁的学生妹嘛	136	66. 咱们就此分别吧	210
43. 斯密妈塞	141	67. 全身都被打了马赛克	213
44. 大鱼已经咬住勾了	145	68. 当着毛主席那慈祥的面孔跪地求婚	216
45. 又当了回处女	148	69. 你就没那些玩意	218
46. He is my husband	151		
47. 稍安毋躁	154	70. 左眼跳福, 右眼跳祸	221
48. 来吧, 弄死我吧!	158	71. 无耻!	224
49. 那就让咱们死在一起吧	161	72. 行刑	227
		73. 这代码明显已经被改掉了	230
50. 特殊服务	164	74. 我对不起你	234
51. 晶莹不是那样的人	167		
52. 滚	170	75. 你不配拥有这么好的女孩	238
53. 怎么弄一身病毒	172	76. 晶莹, 她失踪了!	240
54. 视频聊天	174	77. 很远, 很远……	243
		78. 爱	245
55. 当你的临时护士	178	79. 擦肩而过	248
56. 趁你病, 要你命!	181		
57. 我会坚定地走下去	184	80. 涕泗滂沱	250
58. 黄色雨衣	186	81. 为什么要伤害我	253
59. 惩罚	189	82. 到现在你都不该放弃!	257
		83. 她是我的堂妹	260
60. 瓜片美女	192	84. 无论什么时候, 都不要放弃	263
61. 一张床, 足矣	195		
62. 这一吻下去	198	85. 一寸长, 一份强	266
63. 我恨你!	201	86. 我呸!	270
64. 什么事都干得出	204	87. 海枯石烂, 永不变心	274

1. 终于熬出头了

“一张三块的。”

玻璃窗里面的丑妞找着零钱，甩出了窗口。我拿着零钱和粘有那丑妞手数钱的唾液的地铁票，走向了检票口，把票塞进检票处的胖大妈手里，钻进了地铁站台。

地铁浑身被涂满了某乳业做的广告，像块移动的大巧克力。

本来习惯了站在地铁列车里的我被众多空座位边上的人看得不好意思，要再不坐下他们会认为我是个前列腺炎的严重患者。可刚一坐下，疲惫击垮了我仅存的活跃神经，身体像块死肉，唯一还能证明我是活物的就是那双在红色血丝里漂浮着的黑眼珠子。

我疲倦地闭上了眼睛。

公司老总们对这个项目真是几筹都不展。前台、后台、数据库三个服务器运行不到一个小时就挂掉一个。本来被寄予厚望的项目一提交客户试运行就千疮百孔了，他们的余款一直打不到账上。于是业务部把责任推给外业部，外业部把责任推给网络组，网络组又把责任推给我们研发部，而我们的总监汤超毅二话没说就把责任全揽了下来。就这样，北京城又多一个披星戴月、抛头颅、洒热血的奋斗者。

晃悠一下，差点靠到边上一个大妈的肩膀上。看来我的确是太困了，回去一定要好好睡上一觉。

北京朝阳区某小区6号楼2单元304号，屋子里传出轰鸣的迪士高的噪音。我知道肯定是老钱又领了一堆不明身份的妞儿在里面把酒言欢。老钱这厮，上辈子一定是个乞丐，而且临死都还是个处的那种，要不怎么起了个名字叫钱乾，而且专门喜欢盯着女人的屁股发呆。

我掏出钥匙，开了门。屋里的妞都是公司同事，有几个不是很熟。

“严子，回来了？服务器搞定没？”

“不知道！”我没好气地对着老钱说，“你们TM小点声。都几点了？”

我走进自己的卧室，狠狠地关上了门。

外面一个女的说：“他怎么这副德行？”

“他平时不是这样的。可能是最近公司那个项目搞得他神经快碎了。”

“甭理他。哎哎，刚才划到几了？”

.....

我听出了说话的那女的是谁，她那独特的轻灵嗲嫩的嗓音出卖了她。她有个和她妩媚性格贴切的怪姓——“夭”，也有个和她华丽外貌相吻合的好名——“艳”。公司前不久招聘来的前台，听说在美国留过学，讲着一口流利的鸟语。我觉得她就是老板的公关小蜜。每天打扮得跟非正当职业工作者似的，而且进了老板办公室就久久不出来，让人不得不联想她跟老板那不明不白的一腿风流。

我一躺在自己卧室的床上，就会不自觉地想着还在远方工作的我那未过门的媳妇李晶莹。

临来北京的那一天我当着未来岳父岳母的面，允诺一定要带晶莹来北京过好日子。可混了这么久，却还在为了那不到 50 张的票子疲于奔命，也不知道啥时候才能像大街上那些开着宝马、奔驰的款爷们一样，搂着自己的女人在北京的 N 环路上兜风。想到这，一种莫名的负罪感让我迫不及待地要拿起晶莹的照片来亲吻一番。

不对啊！往常晶莹的照片都是放在我电脑的左边，现在怎么挪到右边了。我一看，我的 JAVA 书也被翻过，而且明显有酒浸湿了的痕迹。绝不可能是老钱干的，因为我和老钱在租房子的时候就约法了不经对方允许不能擅自进各自的卧室这么一章。我脑袋里瞬间闪出了嫌疑人——外面那些酗酒的女人。

“你们 TM 谁进我屋子了！”我拽开门，一顿咆哮。

“我可没偷你东西。我还以为是老钱的卧室呢。”夭艳理直气壮，脸上连个最起码的知错表情都没有。

“你们都给我滚，哪舒服呆哪去。这里不欢迎你们。”

“严子，怎么了，别这样……”老钱想圆场。

“少废话，今天我谁的面子都不给。滚，都给我滚！”

“走就走，以为这是什么好地方？脏兮兮的一股霉味。姐妹们，收拾东西，咱们走！”

“操，你妈肚子里的羊水干净，快 TM 去那呆着去。以后这地方就不欢迎你！”说完我进屋了，锁上了卧室的门。

只听外面夭艳叫唤着：“你 TMD 骂谁呢？你给我出来，信不信我把你剁碎了喂狗？”接着我的门就发出了被人狠很地踹了一脚的声响，然后外面一片混乱。脚步声，吵闹声，碎酒瓶声，还有女人的哭声，直到大门关上才静了下来。

老钱隔着门跟我说：“你丫吃错药啦，她你都敢惹？”

“现在别跟我说话，明天就好。”

电梯到了五楼我就出来了，尽管公司位置在六楼。但我还是不敢面对正对电梯门，坐在前台位置上的那个妖精。

我爬了一层楼梯到了六楼，然后趁着坐在某科技有限公司大 Logo 下，照镜子欣赏自己极具个性的同心圆耳环的夭艳没注意，溜进了办公区。我承认有点做贼般的蹑手蹑脚，也承认有点神经般心

跳时快时慢，记得小时候偷看隔壁小妹洗澡被老妈发现也没这么紧张过。平生第一次怕见一个女人怕到这个地步，我在为我昨晚的耀武扬威付出代价。

当坐到我的座位上打开了电脑时才发现今天气氛不对，同事们用一种今天就不应该在这个位置上见到我的眼神盯着我。我立刻站了起来骂道：“老钱呢，老钱呢，你他妈的嘴长在屁股上啦，到处放味？”

同事们七嘴八舌地向我涌来。有的说佩服我，有的为我献策，甚至有的开始向我推荐其他工作。我舌战群儒般说着大话：

“操，我怕什么，一个 20 岁的小丫头片子，我还拧不过她？让她放马过来。小样，我弄不死她。”这时，我的工作座机响了。

“喂，找谁？”可能是心虚过头，我拿起话筒就说了句废话。

“你是不是走下水道来上班的？我怎么没看见你上来？”

我神经一颤，是夭艳。马上变了个嗓音：

“你找严心吧，他还没来呢。”

“没来？好，他来了你告诉他，老板找他，让他去趟办公室。”然后，狠狠地挂了电话。

我想：我完了！

推开门，老板的办公室里坐着两个人。公司人事的头张伟坐在沙发上正和老板说着什么。老板是个中年人，表情看起来很严肃。

“打扰了，老板，您找我？”

“你就叫严心？”

“嗯。”

“星期五那天你是怎么给搞的？”

我一听，心凉了一大截。之后的训话我都能猜到，什么公司是一个团队，怎么允许矛盾出现等等，然后如同听信后宫谗言的昏君处死忠臣一样把我往大街上一踢。这女人的威力还真 TMD 不可小视。为了避免耳朵里长茧，我还是识相点先自己解决了自己吧。

“嗯……啊……这个其实是我不对，当时我实在是太激动了。我马上就回去收拾东西。”

那老头越听眉头越紧。

这时张伟张老说：“严心，你说什么呢？上星期五你帮王主任新配置的系统已经正常工作了五十多个小时了，运行安全稳定。王主任早上就给公司打了个电话说我们公司信誉好，余款今天就打过来。所以老板要见你这个能人，顺便谈谈提升你做项目经理一事。”

“看来小伙子世面还是见得少了些，见我都紧张。哈哈……好好干。以后我给你机会见大世面。”

这老头一笑，我也把神经放松下来，恢复了和天艳在家里冲突之前去那家公司现场调试服务器的记忆，傻呵呵地说了句：“不会搞，瞎搞的。”

“回头我让你们技术总监汤超毅拨几个人给你。马上有个大的项目，你先干干。有什么困难尽管和汤超毅说。”老板起身走了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

这时，我的内心就像在偌大的北京城里邂逅自己的老爸一样温暖，真想趴在他怀里感受一下父爱。

出了老板办公室，我一头扎进了卫生间的水池里。我用水龙头把自己灼热的脑袋浇了整整三分钟才冷却下来，然后对着镜子里的我说：“终于熬出头了。”

刚走出卫生间就看见了最不想看见的人。

“呦！真的爬下水道来上班啊？怎么这么想不开作践自己啊？”

“没，我刚拉完屎，一下轻了二十多斤，爽着呢。你也进去爽？正好也减减肥哦？”

天艳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说了句“恶心”，推门进了女卫生间。我从她手里握着的卫生巾断定，她例假来了。

2. 黑道白道的人都认识

我回到自己的座位，冷静着自己的神经。小凤（王欣凤，矮个娇娃，昨天去我家里折腾也有她一个。搞美工的，专长是把别人的脑袋和情色照片主角的头替换，而且难辨真假，老钱为了学这招连娘都叫过）走了过来，装着抹鼻涕的样子说：“严心，昨天真对不起，我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

还有几个同事也聚了过来，个个悲痛万分，就像付彪大哥见泰勒假尸体的表演一样。老钱也过来低着头握着我的手说：“好兄弟，走好。我们会想念你的。”

我“嘿嘿”地笑着，懒得辩解。

这时，技术总监汤超毅从他的办公室里走出来，让大家坐好，宣布了我被提升的事情。所有人都惊讶万分。之后的事情就俗套了。下班后，我在酒桌上吹嘘着被提升的原因的同时也报销了这个月的工资。

喝到最后，剩下的老爷们总会把话题转到女人身上。特别是天艳，漂亮！一提到她，这帮酒后的七尺汉子便压抑不住他们的兽欲，像见着小白羊而群情激昂的狼一样，一个个睁着猩红大眼品尝着互相的唾沫星子。有的说她是老板包养的二奶，未见老板那屋子一概闲人免进，她就不在此列。有人说她在美国的时候，有个男同性恋自从见了她就恢复了正常，为她茶不思饭不想，为这他的同性恋对象差点和她闹出人命。更有人说她就是会说鸟语的高级“公关”，只要钱够让她干啥就干啥。还有人说她背景特深，黑道白道的人都认识。反正老爷们喝醉了就口无遮拦了。

我没理会他们的胡诌，只觉得头有点晕，于是趁他们没注意，把账结了就溜了出来。

城市的街总是吵闹的，尤其是这个时段。人们提着懒散步子向前挪着，悠哉，没有任何的期待和目标。宠物们活蹦乱跳地珍惜这个一天里唯一可以偷情的时间。小贩们一边向顾客兜售着他们的劣质产品，一边用警觉的余光注意着有没有工商局的人。

我晃晃悠悠地走到了离公司不远的所谓的自己的“家”（我们这群京漂族一般把自己租的房子称之为“家”）的楼下。可能是喝得有点多，我迷路般竟然没认出来，绕了过去，跨进了小区公园，在那棵不知活了多少个春秋的老槐树下驻足。站在这里，你可以在吐故纳新中将肚腹里一天的郁闷洗刷干净，也会在震撼于生命力的浑然劲力的同时回归自然。那纠错的深根仿佛为反抗什么而进行了几百年的努力试图拔地而起，每条根须都要在地面上裸露出一些根表再一头扎进土里。

我打了几个隔，把胃里的酒气和老槐树进行了一天光合作用弄出来的氧气置换了一下，渐渐的觉得酒开始醒了。忽然想起来还没把这个消息告诉远方的晶莹呢，嘴里唠叨着“都是这帮小子闹的，都忘记了正事”，便大步流星地奔网吧走去。我知道晶莹家里是包月宽带，没事就肯定在网上泡帅哥。我准备在这个虚拟的空间里给她一个大大的惊喜。

网吧里的空气在擅自地游弋和骚弄，鼠标键盘的敲击声让人心躁、失衡，烟味带着口臭像雷阵雨一样一次次席卷而来，电脑们用放射难闻的硬塑味的方式向摧残它们的人类发起警告和呼喊。可人们照样在 GAME 中荒淫作乐，到处都是 CS 发出的扫射的声音。

我办完了上机手续便找了一个空座位坐下了。一上 QQ，晶莹不在。打开了自己的邮箱，也没有她的 E-mail。收到最多的信就是那些卖药的垃圾广告。

我只好发个短信给晶莹，告诉她我提升了并加薪了。她回信说：那我可以安心的在家当家庭主妇了。我给她回信说：有保姆呢，你要做的只是洗干净自己躺在床上就行了。她回了个大大的“GO DIE！”

既来之则安之，于是我点开了新浪、搜狐、网易等几大网站，无聊地看着两性知识和女性专栏。忽然发现在我正前面坐着的一个女生的背影看着好舒服啊。性感的后背被杏黄色、半透明的吊带裙罩着，可以看出胸罩绕过腋下被扣着的痕迹，头发披肩顺滑，透过发缝看见了耳朵下挂着一对美丽的同心圆耳环。

“同心圆？是夭艳？”

我一下想起了，早上上班夭艳就是在摆弄这对耳环分了神，我才有机会溜进办公区的。在这个时候，这个地方遇见她，可是严重玷污了“邂逅”这个词的浪漫色彩。我在想，应不应该打个招呼以体现我绅士大度的一面呢？唉，谁让自己是男人，男人就得容忍女人胡搅蛮缠、蛮不讲理，然后

还得忍辱负重、积极主动地向她们说着昧着良心的谎话。为这，我宁愿下辈子做把女人。于是，我在数完一、二、三之后，努力地站了起来，从脚后跟里酝酿夭艳的名字。当它涌到嘴边，马上破口而出时，只见夭艳突然站了起来跑去了卫生间。

我想起来了，她处于非常时期。

机会难得，为了避免不久的未知的冲突，我换了一个更靠后的隐蔽的座位。

CS 我虽然不能说是高手，不过也有几年的游戏龄。建了一个 1VS1 的主机，主机名字叫“FUCKYY”，选了这个带着眼镜的土匪端把 AK 悠哉地站着。我挺喜欢这个形象的。因为我总觉得他是个有智慧的坏蛋，有点像我，而且从他的镜片反射出来的光线也透露着那份狡诈中的智慧，这一点也直接导致了我对这个形象的钟爱。我给他起的名字——SEXYBOY。

不久一个毛头小子进来，一看形象就不爽。被我暴头 2 次，狙死 2 回，自己英勇地摔死了之后，识相地退出了游戏。这大大的增加了我的自信。刚登出就有个人挤了进来，名字叫 SEXYGIRL。HOHO，有趣，就让大爷陪你玩玩。

记得有次和老钱打拳皇，他输了几局就气急败坏地摔了他那 100 多买的反恐键盘。当时我就想人与人之间玩个游戏怎么会导致如同猛兽一样的抓狂。今天我 TM 算是明白这是什么感觉了。50 多场下来，胜负场次他整整是我的 4 倍。他简直滑头到了极点，从来不和你正面冲突。有的时候我刚一露头就被暴掉，完全让你在摸不到北的情况下去见马克思。而且这厮相当会用闪光雷，很多次我都是在白茫茫一片中莫名地死去。娘个腿的，我也算是个服役 CS 多年的老悍匪了，难道今天遇见了“007”？！一定是个外挂 X！于是我将自己的“眼镜”藏在个最隐蔽的地方，愤愤然地起身，从网吧的最后一排开始找这个“007”。

3. 造诣还挺深

我四处张望，离很远就能听见夭艳那歇斯底里按鼠标的声音。她正握着刀在我的“眼镜”胸口上乱刮，而且嘴角复仇般地咬着，露出了狰狞邪恶的笑。

操！我就不信，老悍匪打不过一个“人妖”。于是重新捋了一下自己那可以指点江山但只恨生不逢时的手指头，过滤了一下脑袋里的浑浊，为了男人这张尊严的脸重新进入战斗。

接下来的 30 多局我在一次次血泊中坚定着自己必胜的信心。还好，终于让我抓住了一次机会，我从她的身后发现了她。心虚般地闪进了个掩体，冒着必死的风险偷偷地探出了头，看着她端着一把也不知道多少局之前我买的 AK 傻站着。在确定她肯定不会回身之后，我抽出明晃晃的快刀冲杀过去。只见刀落刺割，血光四溅，我肆无忌惮地发泄我的心头高达 8000 多度的怒火。

“打得不错嘛。”

我猛然一回头。这妮子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我后面，嘴里还舔着一个大冰激凌，朝我神气地笑着。正恨之人骨呢，居然还跑上门来了。

“酒喝多了点，被个小死孩崽子给玩了。老钱那孙子就知道灌我。”

“走吧，别玩了，送我回家。太晚了，外头色狼多。我可是美女，出点万一多可惜啊。”

“不是吧，你让一个色狼护着你防色狼，不是自己往狼嘴里钻吗？真是扯淡。”

我没给她一点面子，转过头来，又一次让我的“眼镜”冲向了不动的“警察”。“叫你丫狂，叫你丫狂！”我嗷嗷叫了一阵，觉得后面没人盯着了，也消停了。忽然哑摸着她的话也有道理，要是让别的色狼抢在我的前面那真的太可惜了，再怎么说也是个美女。于是我站了起来，冲着已经走到大门口的天艳喊了句“等等”。

北京的夜风飕飕地往衣服里面扎，大街上人丁稀少，剩下的都是出来去烧烤小摊吃致癌物质的夜猫子。环路上已经开始有二奶们飙跑车的马达声。我正努力地看她们有没有穿衣服的时候，天艳说话了。

“恭喜你啊！”她的语气有很大一部分是讽刺。

“哦，没什么，水到渠成罢了。不过晚上的酒宴没邀请你，真不好意思。我怕我控制不住昨晚在我家的情绪。”

一针见血，我要一下刺中她的要害，以避免我落到下风。

“没什么，刚才的CS已经把昨晚的气给消啦。能和我打成这样，你也算不错了。”她不知不觉地把话题转到了我最想避讳的那场CS战局中。

“你家在哪？”我要扯开这个话题。

“潜力还是有的。能看出来是好久不练生疏了哦~”

“我问你家在哪？”

“前面那栋。”她伸出手指指过去。

“那栋？那不是我家的前楼吗？你自己租的房子？”

“算是吧。”

“听说你去过美国读书？”

她没回答我，径直地往前走着。好像在回避这个问题。

我没好意思往下问，偷偷地瞄了她一眼。她的表情没有沮丧，很自然地用嘴裹着冰激凌。

“你吃这东西的姿势真下流。”

“喂！你在美女面前说这方面的事情也不含蓄点。”

我“嘻嘻”一阵奸笑，大步流星地往前走。

走到她家楼下，她问我要不要上去坐坐。我说不了，太晚了，再说我酒可还没醒，容易乱性，特别是在有床的地方。她根本就没理会我这句话，拽着我的袖子就往楼上走，边走边说：“我冲的咖啡可好喝了，让你尝尝。”

“事先声明，要是真的出了什么事，我第二天早上肯定会忘的。”我边蹬楼梯，边大声地嚷嚷着。

.....

“你先随便坐。我给你弄咖啡去。”

“别弄得太隆重了。那东西我分不出好坏，都一个味儿。”

她进了厨房。我便好奇地在她的闺房里瞅着。

她的屋子不大，一居室，带个卫生间和一个厨房。可能才搬来不久，东西只随便摆放着，没有特意去安排。不过东西不多，并不显得凌乱。没有家电，连个像样的衣柜都没有。床上印有卡通形象史努比的被罩被掀开一半，一看就知道是早上上班赶时间没有铺平整。不过，这样更加显得亲近，最少让我坐上去没有约束感。看她在厨房里忙活，我则倚着床头拿起了床边的英文杂志随便翻了翻，可能是酒劲还没完全过去，不一会就迷迷糊糊的睡着了……

梦是没少做，醒来瞬间都忘记了。混沌的脑浆子一阵汹涌澎湃，弄得我晕晕乎乎的。

“醒了？怎么第一次来就想过夜？”天艳整理着屋子里的东西。

“嗯，想！”

“那你得等。”

“哦？对了，你这几天不方便。过几天也行，我时间有的是。”

“给你。”天艳没拒绝，端给我一个还弥漫着浓浓的咖啡味儿的印有多啦 A 梦的瓷杯。

我喝了一口差点没喷出来。

“什么东西？怎么这么苦！”

“你不是说这东西你喝着都一个味么？怎么样，我做的印象深刻吧？”

“这个也太浓了吧？”我又吧唧了一口，“几点了？我睡了多久？”

“快 12 点了。”

“12 点？糟了，我得赶快走了。没带钥匙，老钱可不给我留门。那头猪，喝了酒之后就甭想叫醒他。”

“哎，喝光，人家白给你弄半天了。”

我捏着鼻子，一口喝尽，然后说：“下回你要还以喝咖啡为借口，打死我也不上来。”

走到楼下我又和她进行了一番短信聊天。

“像你们这帮在英语环境下熏陶过的，要是达到高潮的时候，是喊‘我不行了，受不了了’，还是喊‘OH YES’？”

“这个主要是为了取悦对方，要看对方能听懂哪种了。”

“哟嚯，造诣还挺深。”

“去死！”

夜里，听着老钱那轰鸣的鼾声，我难以入睡。长期的“北漂”生活使我善良专一的内心不断地被膨胀的欲望所冲击。我幻想着刚才在天艳的闺房里能春宵一度。我抱着我的棉被，把它当成了“假想敌”使劲地晃悠着床，可脑子里总会不由地闪过晶莹那美丽的脸庞，那可爱的笑容。最后我停止了晃动，静静地看着闹钟从0点14分走到0点47分。我一动没动，听着时间“滴答滴答”地流逝。最后，我拿起了手机，找到了“宝贝”的号码，播了过去。

“喂，找谁？”电话里，晶莹懒洋洋的声音不免带有点点的嗔气。

“我。”

“干吗呀，小猪（她对我的昵称），这么晚，我好困呢。”

“嘿嘿，想你了。”

“臭猪，肯定没干什么好事。”

“还是宝贝了解我。今天刚晋升为项目经理，就有个美女向我示好。”

“哦。这不挺好嘛，正合你意。”

“你说，万一那美女朝我使劲用美人计我可咋办啊。你也知道我的意志力，要不是这方面我脆弱，当初也不会把纯洁的身子撒手扔在了你的床上啊。”

“胡说，臭小猪，没有的事。好了，不听你说梦话了，你老欺负人。我现在真的好困，我睡觉了，明天还要早起加班呢。改天再和你聊哦。”

我听出来晶莹今天真的没什么兴致，于是说：“哦，好吧。”

“那拜拜。”

4. 你咋能害我对我女友不忠不义

第二天一早，电梯到了六楼，我走了出来。天艳坐在前台座位上全神贯注地看电脑。我把发出上万伏电压的电眼射了过去，想眉来眼去一番，可这么重量级人物的粉墨登场却没引起她的注意。我自讨没趣地在她身边慢慢地走了过去，进了办公区。九点铃声刚响，老钱就冲了进来，嘴里叨咕着：“我靠，真危险，差点就迟到。喂喂，谁有吃的，没吃早点呢，饿死了。”

老钱抓起了小凤放在桌子上的巧克力就开始冲着小凤喷唾沫。

“哎，把你这个开包咯哦？”

“开呗。”小凤装作没太在乎，心里指不定怎么疼呢。

“你可别疼得叫出来。”

“我疼什么？”

“心疼呗。”

“开你的吧，哪那么多废话。”

老钱边吃巧克力，边得意于自己的意淫没有被小凤发现。于是我用 MSN 发给他信息：“怎么，盯上小凤了？”他回到：“她有容乃大，我海纳百川！”

工作一天天地繁忙。而且这些天除了工作上的事，天艳就没再怎么搭理过我。头两天我还能保持投向她一些秋波的热情，但都没收到理想的回应，我就没再为这个业余爱好付出太多的精力。繁重的工作总能让人失去性欲和生活所应有的色彩！

在我还没来得及安排周末如何放松的情况下，星期五如期而至。我和往常一样忙活到下班之后很久才离开，刚走出大厦门口就碰到了天艳。她看着我，很反常，阴险、殷勤地笑。这让我感到恐慌，一定有什么不利于我的事情即将发生。我必须装着与她形同路人以确保躲过此劫。

“哎，严心，明天有空么？”

我装着没听见，径直走过去。

“严心！”天艳大吼一声，吓得门口保安一阵哆嗦。

“干吗？”我表现得极不耐烦。

“明天有空不？让你陪个人去逛街。”

“逛街？不是吧，人生最讨厌的八大事件之一。不去，很坚决。”

“别那么肯定哦，对方可是个大美女，带着出去很有面子的。”

“有多美？”

“比我现在还美。”

“让一夜情不？”

“那就得看你的表现了。”

“容我考虑一下。”

“考虑个屁啊，就这么定了！明天上午九点你在公园的老槐树下等着，穿你前天那套蓝色休闲服。”

“别放我鸽子哦。”

“不会啦。”

“对了，你告诉她万一有个一样穿蓝色休闲服的，就挑手里拿安全套的那个。”

她没搭理我，径直跑进了大厦。

镜子里的这个人今天注定将变成个畜生，他散发着充满雄性气息的香水味，喷了个超潮流的牛犊子舔式油光锃亮大背头，还留着专门用来勾引小姑娘的性感胡子，当然不会忘记套子。四个，不够再买。

老槐树今天好像格外年轻。茂密的树叶随着初夏温暖的微风欢快地相互拍打着，隐藏在叶子中的鸟儿用响亮的歌声调着情。树荫下的人们都悠闲地干着自己事情，有的翻着报纸，有的闭目养神，有的拥抱嬉戏。我则戴上了我的太阳镜，找了个最隐蔽的长凳，不顾长凳上打破的情侣的反对坐了下来。

我要隐藏起来，看看对方配不配我这玉树临风、浑然雄性的打扮，一旦货色不正，马上取捷径走为上计。

天艳九点整出现在老槐树下，风骚依旧，穿着薄薄的一条纱裙，文胸和内裤被看个干净，跟正和杨过在花丛中练玉女心经的小龙女似的。她东张西望了一番，又看了看表，然后找了个最近的长凳坐下了。于是我走了过去。

“你怎么来了？不会是来通知我约会取消了的吧？”

“你迟到了2分钟！”她的语气中有点责怪。

“那美女呢？”

“这不就是嘛！”她很自信地摆了个POSE。

“不会吧，你不是说是个美女，而且比你还美么？”

“错啦，我当时说‘比我现在还美’。我现在不比昨天美么？你看！”接着她就把她那张小脸凑了过来。

她的皮肤的确很好，标致的五官分别被镶嵌在瓜子脸的最合适的地方，再加上耳朵上的同心圆

的装饰，整个一古典的妖媚美女。我想如果她生在商代，祸乱朝廷可能就没姐己什么事了。

我用转身就走的方式来表示被欺骗的不满。尽管从心理上即便是陪这个美女我也很情愿，但作为一个有尊严、有面子、在社会上小有地位的男人来说，一定要让她知道这样的欺诈行为后果的严重，得让她好好的乞求一番，收回所有颜面之后，才能答应她。

“哎哎，严心，这么小心眼？这次逛街我付出的代价可不菲哦，你要不愿意那我只好叫别人咯。”

我想起了我们的条件——一夜情，于是停住了脚步。

“好吧，看在安全套的面子上我就跟你走一趟。先说好，我可没带钱。”

她嘴角往上一翘挎住了我的胳膊，连蹦带跳地拽着我。

“别拉拉扯扯的。我们一没血缘关系，二没感情基础，让人看见还以为是我包的二奶呢。”

我边说边试图挣脱开胳膊，可她却没理我，大大方方地迈着步子。可能受资本主义熏陶久了，人的习惯总改不过来吧，我看她都不在意，我就算吃点亏，迁就一下她吧。

地铁到站了，零星地剩下几个座位。为了这点资源，人们蜂拥地挤到了地铁列车门口，尽情地感受着相互体表的油腻和汗水里的尿素。我凭借着我那硕大的身板，挡住了后面几个少妇，第一个冲进车厢，把长腿一横，占了两个座位，等着在最后面保持淑女形象的夭艳。她拽着一个老奶奶走了过来。我见此情况马上起立，让出两个位置，说：“你们坐吧。”她朝我笑了一下就和老奶奶坐下了。

“你还挺绅士。”

“嗯，我就喜欢当‘绅士’。”

于是，我手把着扶手，在夭艳的正前方，“伸”着脖子向夭艳衣裙里面望去。一边欣赏美丽的乳沟，一边理解着“绅士”的引申含义。

到了西单我们下了地铁。夭艳把她的挎包丢给了我，就奔向了WC。

我远远地观察着坐在地铁门口边，吹笛子的乞讨老人。是个盲人，他的左眼完全闭着，右眼艰难地睁开了四分之一。尽管不能色舞，还是眉飞地奏响着。他的脚别扭地盘着，感觉也有毛病。这些都是他乞讨的本钱，再加上他的确也富有民间表演天赋，又不是一味的要钱，属于靠劳动乞讨的那种，确实值得送上几文钱作为奉献社会的报酬。于是我掏出了一个大硬币走了过去。正准备哈腰把硬币放进装有几块钱的一个破盒子里时，夭艳从我身后狠狠地拍了我一下。

“What are you doing?!”

“哦，人家也挺辛苦的。”

她把我拉到旁边：“你脑袋让门挤了吧？呆在这看我的。”

只见她走到了那瞎子面前，站了一会，又蹲了下去，然后突然抓了一把盒子里的钱拉着我就跑。

“你干什么？”